

目 录

邯郸古今谈.....	陈光唐(1)
辛亥首义烈士张廷辅.....	孙继民(14)
邯郸起义前的高树勋将军.....	高金荣(35)
成安军民抗战及日寇两屠成安纪实.....	韩立才、李自谦整理(46)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园史.....	尚荣生、赵国智(61)
漫谈磁州窑.....	叶广成(77)
邯郸怡丰面粉公司始末.....	碧 泉整理(95)
滏阳河的变迁与灌溉航运史略.....	陈光唐(101)
建国前邯郸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尚荣生整理(112)
在峥嵘岁月中的冀鲁抗日中学.....	郭泽民(133)
大佛架汉锤拳与刘长春.....	杜学德、李良辰(155)
冀南巨奸郭采芹.....	司玉凯(160)
王占元在邯郸.....	张文涛、李好雷(170)
大毒品商王安民伏法记.....	李振峰(175)
日本投降前后驻邯郸伪军和土顽军概况.....	郑忻太(180)
邯郸民艺两则.....	王振洙(189)
邯郸地方风味小吃.....	王伟明(192)
后记.....	(200)

滏阳河的变迁与灌溉航运史略

陈光唐

滏阳河自西向东流经邯郸市境七十多公里，是邯郸自古以来一条主要的河流，是河北五大水系中子牙河上游的主支。

一、河的发源与变迁

滏阳河源远流长，水量充沛，是河北南部历史上灌溉、航运的主要河流。其主源起于我市峰峰矿区太行山支脉的鼓山南麓纸坊村和神麇山北麓黑龙洞村附近，两山相距仅一公里，其间有“四股大泉，七十二股小泉”。大泉即广盛泉、晋祠泉、元宝泉、黑龙洞泉。大泉从山涧岩缝迸出，滚滚成河。小股由沙际喷射，犹如釜中翻腾的沸水。《淮南子·地形篇》说“滏水其源，沸涌如釜中汤故曰釜”，因系河流名称，所以釜字左旁加水为滏，称滏水。滏阳乃县名，魏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由武安县分出临水县，临水之名是因县城靠近滏水而得。到了周武帝（公元561—578年）时，改临水县为滏阳县，因县城在滏水之阳而名。后人遂以县名转称于河，原滏水改称为滏阳河。

滏阳河的上段，即上述鼓山水源以上的河流，据《磁县县志》载“八字涧在城西七十里，其水东南流入滏阳河”。鼓山距磁县城四十华里，可知滏阳河在鼓山西北的上段，只有三十华里。根据地理形势，其上段可能更长一些。滏水发源地的鼓山与神麇山之间，是横贯东西山谷的陉道，其谷口，称滏口陉，为太行八陉之一，属第四陉。陉是山谷要道，也是险要之地。八陉是

穿越太行山脉，由河北平原进入山西高原的交通主干，象这样的要道，古代多系利用河流走向开拓的，因此滏阳河的上段，有可能也是源远流长的。

滏阳河在矿区还有两股水源，一出金村西流，一出明峪村龙池沟东流，两水在和村会合后南流为滏阳河水源之一。

滏泉汇合成河，由黑龙洞起为滏阳河。其水滚滚向东，经南留旺、九龙口、路村营、东武仕，至西闸口又东流经尹家桥、固城村到磁县城，长约二十八公里。绕城东北流经西候召、草堂营、高臾村至东闸口又北流经琉璃镇、东城桥、阎家浅至邯郸东，长约三十三公里。从水源至邯郸城，总长为七十多公里。其水汇合了牛牤河、涧河、羊渠河、泥河、渚河、沁河、蔺家河，榆电河……。浩浩荡荡由邯郸城东北流经永年、广平、曲周、鸡泽、平乡、任县、隆平、至宁晋县之孝口，漳滏两水合流为一，至冀县之王家庄与滹沱河汇合，其水愈大。复经衡水、武邑、武强至献县境，献县以北称子牙河，分为二：一由献县经沧县、交河至青县入运河，过静海至天津；一由献县经河间、大城、文安至沽入天津与通河汇流入海。

上述流经各县境的情况，是根据《磁县志·山川条》所载。其前与后，河道常有变迁，尤其在磁县以北的平原地区，受漳河影响变迁更大。

漳水发源于山西境内，汇合诸水流入河北后，分为三大支：一自临漳经大名、元城至山东馆陶入卫；一由成安、广平流经山东入本省，经曲周、威县、南宫、枣强……归运河，俗称老漳河；一由磁州、邯郸、肥乡、经广宗、平乡、巨鹿至宁晋与滏河汇合俗称小漳河。^①这一支与滏阳河关系最为密切，据有关记载，漳、滏两河在磁县城东北或东南处常汇合，合流后称漳水不称滏水。《水经·漳水篇》中有：“漳水过邺县西。郦道元注，漳水又北滏水入焉……。滏水东流注于漳谓合河。”关于合河的

名称，古书记载很少，一般都称漳水或漳河。唐代诗人岑参有：“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的诗句。岑参诗中的漳水就是漳滏合流，经邯郸东的河流。

据《邯郸县志·河流条》载：“按彰德志明成化十一年，磁县判官张珵导水北流，自邯郸东过广平通直沽河……又按元世祖时郭守敬陈水利四事，其一，谓磁县东北漳滏二水合流处，引水入滏阳（县名）、邯郸、洺州、永年经鸡泽入澧河，可灌田三千余顷。后永年，邯郸设闸如守敬言，分水之议（乃停）”^①。又《畿辅通志》载：“漳河故道，即元郭守敬言磁州东北漳滏合流处也，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漳水复决于张固村合滏阳河，修塞之后，又于开河村漳滏合流。明成化十一年州判张珵塞其交口，疏滏北流，至十八年秋大雨，漳滏俱溢，水退仍自分流，今州城（今磁县）东二祖村尤有沟渠存焉，北接邯郸为漳河故道”。^②又《永年县志·山川条》载：“漳河故道经磁州、邯郸、永年境……迁徙无常与滏河分而复合，其故道可见者，距滏阳河远或十余里、近数里”^③。

又《邯郸县志·河流条》载：“清康熙二十三年漳徙而南，故道遂湮”。

据历史地图，滏水入漳的一段自战国至晋，基本上是经磁县（番吾）东北流至肥乡入漳。南北朝至金代，经磁县后东南流入漳水。元代起经磁县后北流^④。

上述所载，阐明了由磁县至永年漳水故道的大体地点：滏阳河在元明以前与漳河时合时分，常有变迁；元代以后便稳定下来，至清康熙年间漳河南徙后，才基本结束了“漳水闻滏”的历史。

二、滏阳河的灌溉

弯弯曲曲的滏阳河，水清质佳，流经邯郸地区境内共二百一

十公里，是邯郸历史上灌溉、航运唯一的大河，是赐益无穷的河流。仅以发展农业而言，其灌溉面积之大，用水时间之长，是河北南部其他河流难以比拟的。除古代开沟挖渠引水外，从有记载的拦河设闸算起，至今也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

据《邯郸县志·水利条》载：自明代至清初，邯郸城郊沿河有罗城头、柳林、苏里三大闸，灌溉田园七百余顷，加上补开水利工程灌溉二百六十余顷，以达千顷左右。

罗城头闸为明代兵部尚书张国彦第三子张我续倡建，张我续是明万历庚辰（公元1580年）进士。此闸分四条灌溉渠：一、北主干，长约九公里，宽二米余，支干六条，为罗城头、柳林桥、岳家庄、东城南、刘家场、宋家庄、春厂等十村农田灌溉。二、中主干，长约十公里，宽同北干，支干三条，为罗城头、小北堡、东小屯、柳林桥等六村公用。三、南主干，长近五公里，宽同北干，支干七条，为张庄桥、佐西、中堡等七村公用。四、新干，总长约二十二公里，宽六米，至李家村分南北两干，南干长六点七公里，宽三米余，支干九条，为赵上宋、东张策等十一村公用。北干长近九公里，宽六米。支干十七条为汉霸庄、高上宋、常张策、刘家庄等十二村公用。

其古闸残址，位于罗城头村北，闸口处河床宽约二十米，闸口宽六米，原为料石砌筑。

柳林闸位于今邯郸城东西柳林村北。距村约七百米，跨滏阳河，于明万历（1573—1620年）中张其庭倡建。此闸有两条主干：一、西干，长八公里，宽六米余，支干三条，为南北苏曹、末马台、冯村四村公用。二、东干，长十六公里，宽同西干，为中柳林、东柳林、南程庄、北陈庄、西填池、东填池、三家村、胡村、尚壁等二十一村公用。

该闸残址处，河道宽约十八米，闸口宽六米。也系料石砌筑，残高四米多。

苏里闸位于今邯郸城东北十公里苏里村北约五百米处。跨滏阳河，为清顺治（1644—1661年）初年王聘之倡建。此闸分十三条主干灌溉：即河南四条，河北二条，河西四条，刘二庄三条，总长十六点四公里，宽五米余；支干八条。为苏里、鸭池村、贾村、东赵垒、西赵垒、东刘固、黄梁梦、刘二庄等二十六个村庄灌溉。

苏里闸残址尚存，该处河床宽约十八米，残闸高达五米，也为石料建筑。

磁县境内开渠设闸也为普遍，据《磁县县志·水利条》载，“滏河横贯，漳水南绕，沟渠交错，民食其利”。最显著者是上下两闸，即东闸、西闸，两闸共可灌溉田千余顷，村八十余个。此外沟渠不计其数，灌溉面积也大，如南区的裕华渠，可灌溉田园四百多顷。

西闸在县西十二里槐树村。明洪武年间州牧包宗达倡建，原名五爪渠，“灌田种水稻，人民欢乐”。明万历十五年知州孙健初在此筑石闸。东闸在县东北二十五里琉璃镇南，明崇祯八年知州李为府仿西闸而建。除两大闸外，南有偏闸、红渠闸、马公闸、陈公渠、余水闸等。

永年境内水闸更多，据《永年县志·水利条》（光绪三年修订本）载，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先后建闸八处，共可引水灌稻田一万九千余亩。八闸即广仁、普惠、便民、济民、广济（崇祯十四年建）润民、惠民、阜民闸。“闸旁稻畦沟洫四注，每当素纹络风蛙鼓喧夕，景候类江南水乡，旧志列为八景之一”。上述各闸经历代维修，名称多有更变，其故址大部均存。

设闸拦河，是调节旱涝，充分利用河水的有效措施，在旱季积聚细流，通过渠道灌溉田园，发洪时先启后闭，让闸内贮存部分洪水，减轻下游负担。可是闭闸对商船航行有碍，因此农商之间常产生纠纷或商家向管闸人员行贿作弊，同时沿岸要求也不一

致。为了更好利用河水、闸卡，历代制订规章，存于官府并在就地或北门瓮城内立碑公布。在邯郸市境内，已查出有关水闸的残碑五块，内容大致是每时期规定启闭闸门时间及管闸用水事项，现抄录其中条文具体的一碑附后，以助了解当时管闸用水点滴情况。

当地人民对水闸极为重视，除立碑公布各项规定外，各闸都有专人管理，如永年县利民闸，总渠设总甲一人，付渠设小甲六人，闸口设一人，夫三十人，政府派官员一人总理其事^①。

建国前后除维修利用部分古闸外，新建的主要水闸干渠有：一九四六年开峰峰滏南干渠；一九五六年建邯郸电厂水闸；一九五七年建张庄桥闸，并建分洪入支漳河工程；同年建东武仕水库蓄水量达一亿多立方；一九五八年后建马兴闸、开东风、红旗、丰收等渠，修磁西闸，开北干、中干两大渠，修永年八大水闸的一部分及有关水渠；一九七五年建柳林闸、开胜利沟、西干沟。此外还先后利用洼地分洪蓄水，如莲花口的永年洼、磁县的高邑洼等（不谈其它地方）。上述各闸闸口宽为六米，共可灌溉田园六十四万五千亩。由于工业发展，农灌用水便逐渐下降，一九六二年为两亿立方，一九六八年至今大致保持五千万立方左右^②。

设闸开渠，是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利用河水的重要创举，上述仅是有记载的几例，至于滏阳河何时开始设闸？数量多少？灌溉利益怎样？目前尚无具体依据。可以肯定，滏阳河历史悠久，用水的历史同样是悠久的，它就象慈母的乳汁，滋润着周围大地生机蓬勃，给人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有利条件。

三、滏阳河的航运

邯郸地处平原，物产富饶，交通便利，自古以来，是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著名都市。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邯郸亦漳河

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古代邯郸除陆地有南、北、西交通要道外，其水上航运也很便利，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沁河的描述是：“洪湍双逝，澄映两川”。西汉孝景帝三年即公元前一五四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联合叛变，赵王参与其事。汉中央命曲周侯郦寄攻赵，汉兵引沁河水灌邯郸城，城坏赵王刘遂自杀。沁河的水能够淹城，供船只航行当然不成问题，其水东入滏阳河，滏阳河水之大由此可知。《邯郸县志》曾有“邯郸西部自北而南皆太行之支脉也，域内河流以滏阳河最巨”的记载。研究航运历史，应结合造船事业。我国造船的历史极为悠久，古代是“削木为舟”，到了汉代已有接近现代民间的木船了。近年江苏武进县出土了两千多年前的木船，其两旁已是用有木榫的板连接船仓，呈弧式形的船了。它的发现不但反映了当时造船的技术，也反映了当时内陆河流已经有了船。到了公元五世纪，我国的大船已自由地远航大洋。在印度洋上我国与各客商船的交往十分频繁，呈现“舟船继路，商使交属”的一派繁荣景象。滏阳河何时有船？据《邯郸县志·河流条》载：“明成化十八年知县张梦辅令民疏之以通舟楫，滏阳之有舟始此”。其实不然，不论漳滏合与分，其水量都很可观。上述我国有造船用船的悠久历史，滏阳河有供行船的水，其航运的历史是不会晚到明代的。就从有文字佐证时起也该始于唐代，唐代诗人岑参从长安来到邯郸所见的情景是“客从长安来，驰马邯郸道，伤心丛台下，一旦生蔓草。客舍门临漳水边，垂杨下系钓鱼船，邯郸女儿夜沽酒，对客挑灯夸数钱……”，诗中反映了唐代的邯郸，虽然有些荒凉，比不上战汉时期的繁华，使人难免产生伤感，但风光依然美好，漳水边的船舶码头非常热闹，住在那里 的旅店很舒适，晚上闲坐饮酒，那年轻的姑娘把油灯挑得亮亮的，数着一天的收入，高兴地对着客人夸耀店里的生意好。说明唐代滏漳合流的河上船只川流不息，河岸码头商旅络绎不绝。隋

唐以后地方陶瓷业兴起，煤炭陆续开采，水上交通运输更为繁忙。

一九七六年七月磁县文化馆，在县城东北，南开河村东的漳滏汇流故道附近，发掘出木船六艘，有的烙了印记，其铭文“漳德分省粮船。”船上装载的却是瓷器及生活用具，还有四具死难者的骨架。根据现象分析，该处应为泊船码头，商船是在抛锚泊船之际，骤遇狂风而突然翻覆沉没的。船呈舱形式，最长的达十六点六米，宽三米左右，与现在内河船只基本相同。考古者根据船上的瓷器，货币“大元通宝”，船板铭文等分析，认为该船沉没时间应在元代，其上限不超过至正十二年（1352年）^⑨。在元代漳滏合流的河上有船是铁的事实。比上述县志所载上溯一百三十年左右。清末民国年间，境内铁路、公路相继通车，而滏阳河仍然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据载“煤炭营业利用舟运向以滏阳河沿岸为最盛，近数年来营业凋衰，逐渐歇闭，现仅存十三家……每年约销三千万斤，合值十五万元。烟煤约销六千万斤，合价十八万元，下运沿河十余县。此外村镇煤厂计五十多家，供销本境及东南数县，当年销额当与河运相埒云”^⑩。又“滏阳河为我县唯一之水路……至马头镇，河广水稳，航运便利，经邯郸、永年……下直达天津。彭城瓷器与西佐、峰峰之煤，赖以输出者为数不少，而杂货等逆流而上者亦很多，故马头镇（当时属磁县），沿河两岸商店林立，商业发达，每属航期，帆樯如林，大有舸舰迷津，舳舻千里之势”^⑪。上文说明，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末，邯郸的煤炭有一半是靠水上运输，其他土特产和日用品的出入当然也不例外。据当地老人回忆：抗日战争前，河上船只多达一千二三百条。建国前后，滏河的船只仍然不少。当时都是私家分散经营，谁的船归谁管理，政府征收税款，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后，才为集体所有。一九四八年左右，天津有“河北省航运管理局”，下设河北省衡水、保定、邯郸等航运管理

处。邯郸航运管理处下设船队、船厂（造船、修船）还有多处码头，较大的有马头镇、张庄桥、柳林桥、苏曹镇、南沿村、府南桥（永年集散中心）搭寺桥、曲周（集散中心）、霍桥、邢堤（鸡泽集散中心）等，其中马头、苏曹是邯郸两大集散中心。邯郸航运管理处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职工人数达一千多人，船只二百多艘。当时小船多被淘汰，八至十五吨的船很少。七十至八十吨的船也很少，大多是三十至六十吨的船。航程由马头、邯郸达天津^③。由于水源日益减少，工业用水日益增多，河运事业便逐渐萧条。据统计，一九五七年，木船一一七艘，共五四六八点五吨，平均每艘为四四点四吨，运货量为十四万五千吨。以后便逐渐下降，一九六六年有船六十一艘，其中机拖轮三艘，共三五四〇吨，运货量为二万二千吨^④。从一九七〇年以后，码头船舶由马头、邯郸……往下逐渐停业，滏阳河上段的航运也逐渐完成历史使命。

由于旧社会山林破坏，水土不断流失，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整个华北大地水位普遍下降，滏阳河更为明显，现在各条支流大都成为季节性的河道，前述水源的流量也大大减少，其主源之一的纸坊村附近“晋祠娘娘庙”的大股泉水近年已基本干涸，出现新的“龙洞”石穴。另一主源，黑龙洞附近的黑龙潭泉水，其沸滚翻腾的美景也大为逊色，整条河流水量的下降是全市人民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据邯郸地区滏阳河管理处统计，解放初滏阳河为十个流量，一九六二年为八个流量，现在只有四个流量。水质的污染也很严重，近年由九个地点取水化验，含污染物已超过国家规定饮水标准要求的一至二十倍。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邯郸市于一九八一年十月由峰峰羊角至市区长达四十公里的引水工程开始施工，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胜利通水并向全市供应新鲜泉水，日供水量为十二万吨左右，解决用水紧张与水质不良的大问题。今后大力开展造林，保护水源是极为重要的一项事业。

上文蒙：邯郸地区滏阳河管理处、运输局编史室和吕昆岗、王士杰、邢凤奇、郑忠奇同志等支持协助，在此表示感谢。

附：清光绪年间管闸章程碑文

该碑是北十里铺农民在村南杂乱土中挖出。碑断为两段，正面文字不清，背面尚好。碑全长1.9米，宽0.68米，厚0.20米。正面认出：欽加三品衔特授直隶广平府正堂……知邯郸事……大清光绪□十有三年岁次……。

背面又开防弊章程五条：

一、每年二月十五日，苏里间开启之时，应照原票，责成邯郸县，于是日黎明亲临督察启闸缓急，如何相宜应令该商人、船户面同斟酌，庶免贻误。未到起闸之日，非遇大雨势将淹没，不准闸夫私自启板，致令水势缓泄，有碍行船。该县家丁吏役不准向该闸暨商人船户勒索分文，致滋弊端。

二、罗城头闸，开于十一月初五日，关闭时须将闸板上齐，以便蓄水浇地。不准因贪船户小贿，仅上一板两板，遇船提板放行，致使农田水利有亏。唯此弊每生于地痞土棍无人敢问，即诘召闸板何不全上，彼必启闸板尚未备齐为词，妨农病商莫此为甚。若有此弊应将该犯从重惩办，倘或该县办理轻纵，即将该犯提府究治，并应由该县先期十日遣人□闸察验，闸板务令全备，免致临藉口短缺。

三、柳林闸往往常启不闭应听其便，若或启闭应遵照票定期办理。

四、各项□船均于二月十五日苏里间开启之时趁势驶行北上。该县应于船行之后，将启闸放船有无弊□情形申报本府备案毋得遗漏。

五、所定各河启闭日期及此次核定条规，该县尤当督饬照办。方不致误，倘值新官到任，未能谙悉，应由县署承办[事]随时禀明请办，倘或延误即将该书吏提府究办。

注：

- ①《畿辅通志·水道七》卷八十一3315页
- ②《邯郸县志·河流条》民国二十九年本，文内引用的均此版本。
- ③《畿辅通志·水道七》3214录。
- ④《永年县志·山川条》光绪三年续修本。
- ⑤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学社出版。
- ⑥《嘉靖广平府志·山川志》卷三之。
- ⑦邯郸地区滏阳河管理处吕昆岗同志提供的数字。
- ⑧《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
- ⑨《考古》1978年6期388页。
- ⑩《邯郸县志·实业志·商业条》
- ⑪《磁县志·交通条》民国二十九年本。
- ⑫原邯郸航运管理处港航监督王士杰、船厂厂长邢凤奇及郑忠奇等同志座谈记录。
- ⑬邯郸地区运输局编史室统计数字。

建国前邯郸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1900—1949)

尚荣生整理

前　　言

邯郸是我国有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春秋、战国、秦、汉之际，这里经济发达，城市繁荣，人材荟萃，文化振兴。著名学者如荀况、慎到、公孙龙以及《毛诗》的传授者小毛公（毛苌），注《礼记》的大小戴（戴德、戴圣），都是邯郸及其附近的人。他们的学说和著作对后人都有一定影响。东汉以后，由于天灾人祸，邯郸败落为弹丸下邑，文化教育也一蹶不振。在近两千年漫长的岁月中，邯郸虽也有个别人物出现于世，不过是吉光片羽，对邯郸文化并未带来繁荣。清末京汉铁路通车后，邯郸经济稍有发展，文化教育也有所变化，首次出现了乡试连捷，春闱双中的现象，但是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没落，这也只能是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罢了。当时邯郸城区及其周围仅有相当于后来高等小学的三所书院：邯山书院（城内西大街，清乾隆十年知县魏南建）、继志书院（城东河沙堡村）、五星书院（城西户村龟台寺）和相当于初级小学的几所义学。

邯郸建立学校是从清朝末年维新运动以后开始的。学校教育在长期纷至沓来的战火和严重的政治斗争中，经历了十分复杂曲折的道路。清末维新运动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冲破旧思想、旧势力

的束缚和压迫，创立了新式学校；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爱国知识分子为发展民族文化而拼命挣扎，惨淡经营；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师生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一九四五年邯郸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教育工作作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

回顾建国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校教育概况，对于学校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对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也将是有借鉴价值的。这是整理本文的目的。

本文的资料大部分是邯郸老教育工作者张郁周、张协瑞、张东荪、郭连庆等同志提供的。这些同志在建国前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理所应当的受到人民的尊重。

本文分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部分，介绍邯郸学校教育的概况，同时也结合介绍了一些社会教育和文化活动情况。

第一章 抗日战争以前

(1900—1937.7)

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亡陕西，次年与帝国主义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为了讨好侵略者，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欺骗广大人民，不得不把她两年前还视为大逆不道，而宣布废除的一些新政加以施行。一九〇一年七月在西安下诏改革科举制度，一九〇三年公布了张之洞提出的《学堂章程》，一九〇五年七月又宣布停止科举制度……。在当时求学进取、变法革新的社会风尚影响下，邯郸各书院的一部分秀才、举人先后考取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学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更有王羹海、王琴堂、赵承祖等人远渡重洋，到日本等国留学，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邯郸第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

就这样诞生了。

新式学校的兴起和发展 在当时要求办“洋务”、兴“西学”、创办“新学堂”的潮流推动下，邯郸知县龚彦师呈请将邯山书院改名为邯郸县立高等小学堂，由王羹梅和葛昌庆（皆清举人）主持创办，李蕴青（城内南门里人、清拔贡）任校长。同时，在王化堡、张岩岭等处创立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的学制为四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经书、算学、格致（自然科学）、修身（品德修养）、体操、音乐、图画等。初级小学的学制为五年，主要课程有：国文、经书、修身、算学、手工图画、音乐等。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即可看出，所谓“新学”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社会科学方面，封建主义文化仍占统治地位。

金永的善举 一九〇二年邯郸学校教育虽然开了个头，但进展很慢。一九〇五年钱塘县监生金永来邯任知县，他对邯郸教育情况很不满意。用他的话说：“合境学务仅止城中高等学堂一处，至于初等学堂城乡虽有十余处，然皆以前义塾旧习，无一合乎奏定章程者。如此兴学与无学堂同。若不急筹创办教育，何由得施民智，何由得开风气，何由得转”^①。他针对办学中存在的思想阻力和经费困难问题，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成立劝学所，统管全县教育，并划分五个学区，发动绅士们分片包干，动员办学；二是从例税车马支差费每年四万六千余吊京钱中，拿出一半充作教育经费，并抽出五千吊钱新办师范学堂一所。经过金永的督导，邯郸初级小学猛增至五十多所。

劝学所总董王羹梅 金永为加强对学校的统一管理，决定成立劝学所，委王羹梅为总董。王羹梅为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宏文学堂，回乡后潜心执教，曾在邯郸创立“汉文讲习所”，著有《半耕堂诗话》等书。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多是通过留日学生从日译本转译来我国的。王羹梅身为留日学生，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阅读了大量有

关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和政治法律的书籍，如卢梭的《民约论》、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具有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和刚从外地毕业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在邯郸倡导“新学”，反对“旧学”，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在学校里推行新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方法。这对于当时邯郸落后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个极大的冲击，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邯郸县署劝学所改名为教育科，王羹梅任教育科长。翌年春季，邯郸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学校在城内文庙成立，王羹梅亲自兼任校长，何竹吾任校监，教师有韩婉玉等。韩婉玉，女，满族，江苏人。他思想进步，性格开朗，颇有学识，是邯郸的第一位女教师。学校的学生三十多余人，主要课程有：国文、算学、手工、音乐、史地等，还开设修身课，主要讲授“女儿经”、“养良集”，宣扬封建伦理观念。中国封建文化之根深蒂固，由此可见一斑。不久，王又在城西李家庄建立了第二高等小学。

尊孔复古逆流和反帝反封活动 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新文化虽然得到比较广泛地传播，但并未能取代封建旧文化而占据统治地位。袁世凯篡夺革命领导权后，又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对人们精神上的控制。在文化教育方面，则刮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一九一四年，北京政府制定的《教育纲要》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尊孔尚孟”。随着这股复古逆流的出现，邯郸文化教育界有些人也在搞尊孔复古的活动。一九一五年，邯郸县政府教育科又恢复劝学所的旧名称。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和卖国行径，遭到了人民与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一九一九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古城邯郸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爱国学生聚集在城内文庙明伦堂劝学所，举行演讲会，明代尚友张国彦（邯郸城内人）第十三世孙、第二高等小学教师张继志先生等相继发言，历陈帝国主义列强连年侵华的野蛮罪行，要求

北洋政府顺乎民心，取消卖国条约。会议一致决定成立“邯郸抗日会”。各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在城区及其郊区村镇张贴爱国标语，并到东亚烟草公司等商号查禁日货。这场斗争强烈反映了我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这种优秀的传统对以后邯郸文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邯郸第三高等小学和孤儿学校纷纷建立童子军，组织学生进行操演练习；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签定，邯郸第一高等小学师生异常激愤，在县政府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请愿活动，到西南庄商业区查禁和烧毁日货；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师生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斗争，毫不畏惧。这些都为邯郸的教育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一九二〇年，邯郸一带久旱无雨，赤地百里，一片荒漠，教育经费极为困难，部分学校被迫停办。以后直奉军阀在这一带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邯郸的文化教育一度处于停顿状态。

北伐后教育上的昙花一现 一九二八年春天，北伐军攻克邯郸。当时，虽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北方广大民众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当奉军狼狈溃逃后，邯郸城乡便掀起了革命的热潮，而教育界尤显得格外活跃：毁庙建校，兴办国民教育，宣传妇女解放，在城内建立“天足会”，剪长发，穿制服，提倡“男女平权”，鼓励妇女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冲出家庭，走上社会，进校求学。因女生人数激增，原城内文庙的女子初等小学校改为女子完全小学，同时在北苏曹、张庄桥等地开设了五所女子初等小学。

这个时期新建和改建的学校还有：

第三高等小学：在城东南堡村，由大寺改建。一九二三年大名镇守史孙岳以修建邯大公路款剩余项下付资开办汽路高级小